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昌黎先生文集

四

顧廷龍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昌黎先生文集

顧廷龍題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碑銘

門人李

漢

編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公神道

碑銘

韓姬姓以國為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
 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
 寡言自可不與人校一作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
 人齊國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於建中貞元之間為宣
 武軍帥有汴宋亳賴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
 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一作侃自將不縱為子

弟華靡傲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自之尊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竒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身元十五年劉逸准死軍中一無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准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

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
疇而髮櫛之幾盡然一不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
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一作與於亂自以
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
有一年莫敢有譴咷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
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
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
在此公安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
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覓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
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其

非一作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

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引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事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二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一無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一作七千萬匹他錦紉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餘百萬匹馬七千匹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之有汴承五亂之
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官無宿一作恒儲至是公私充
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
給扶贊元老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公爲家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
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
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一一作五十八罷朝三日贈
太尉賜之布粟一作帛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
護明年七月某日葬千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
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
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陽之
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

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
薦女請昏俸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雅謀釣一作釣誘以
間諜我一無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茲不得發王誅
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
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
滑節度使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
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
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
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一本無不自為輕重故無
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竭其人爲誰韓
姓許公磔其梟很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
元孫命正我守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蕪察其顛呻
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
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一作恃孰扶天施不
留其計不逋許公預焉其賴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
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
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
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
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坂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
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
 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
 皇考諱鎮以事毋弃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
 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
 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
 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藍田尉俊傑廉悍
 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
 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
 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
 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

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一有文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詔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一無老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
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
握手出肺肝相示拍天日涕泣誓星死不相背負真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
穽不一引手救而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
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而道不行於時也
使子厚在臺省時亦一無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

史時亦自不斤斤而有人力能解之且必復用不窮然
子厚斤不久窮不極雖有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
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
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
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
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
葬也費皆出於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繁重
然諾與子厚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
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一作可一作為人性謹順學
問不厭自子厚之斤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
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一作且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季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
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
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内外文武大臣
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
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
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四刺史遷少宗
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
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
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
賁能燒水銀為不死藥公薦之賁以故起閭閻氓為刺

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
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
某年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一
依循生子紘紘爲進士舉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
鄭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生綽
紹緒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今夫人
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
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而
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
宅以葬銘曰

本支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
及始襄雖一作誰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

幾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

誌銘

公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
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曾祖匡時晉州霍
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萬年令娶河南獨
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君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
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
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
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
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
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一有方選一

有人君願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不爲翁翕然亦不爲崖岸蘄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對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